

## 卷第四百八十九 雜傳記六

周秦行記 冥音錄

周秦行記（牛僧孺撰）

餘真元中，舉進士落第，歸宛葉間。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，將宿大安民舍。會暮，失道不至。更十餘里，行一道甚易，夜月始出，忽聞有異氣如貴香，因趨進行，不知厭遠。見火明，意莊家，更前驅，至一宅，門庭若富家。有黃衣閤人曰：「郎君何至？」餘答曰：「僧孺姓牛，應進士落第，本往大安民舍，誤道來此，直乞宿，無他。」中有小髻青衣出，責黃衣曰：「門外謂誰？」黃衣曰：「有客有客。」黃衣入告，少時出曰：「請郎君入。」餘問誰大宅，黃衣曰：「但進，無須問。」入十餘門，至大殿，蔽以珠簾，有朱衣黃衣閤人數百。立階，左右曰：「拜。」簾中語曰：「妾漢文帝母薄太后，此是廟，郎君不當來，何辱至此？」余曰：「臣家宛葉，將歸失道，恐死豺虎，敢托命。」語訖，太后命使軸簾避席曰：「妾故漢室老母，君唐朝名士，不相君臣，幸希簡敬，便上殿來見。」太后著練衣，狀貌瑰瑋，不甚年高。勞余曰：「行役無苦乎？」召坐。食頃，聞殿內有笑聲。太后曰：「今夜風月甚佳，偶有二女伴相尋，況又遇嘉賓，不可不成一會。」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。良久，有女子二人從中至，從者數百。前立者一人，狹腰長面，多發不妝，衣青衣，僅可二十餘。太后曰：「高祖戚夫人。」餘下拜，夫人亦拜。更一人，柔肌穩身，貌舒態逸，光彩射遠近，多服花繡，年低太后。後曰：「此元帝王嬙。」餘拜如戚夫人，王嬙復拜。各就坐，坐定，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：「迎楊家潘家來。」久之，空中見五色雲下，聞笑語聲寢近。太后曰：「楊家至矣。」忽車音馬跡相雜，羅綺煥耀，旁視不給。有二女子從雲中下，餘起立於側，見前一人，纖腰修眸，儀容甚麗，衣黃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許。太后曰：「此是唐朝太真妃子。」予即伏謁，拜如臣禮。太真曰：「妾得罪先帝（先帝謂肅宗也），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，設此禮，豈不虛乎？不敢受。」卻答拜。更一人，厚肌敏視，小質潔白，齒極卑，被寬博衣。太后曰：「齊潘淑妃。」餘拜之如妃子。既而太后命進饌，少時饌至，芳潔萬端，皆不得名，餘但欲充腹，不能足食。已更具酒，其器用盡如王者。太后語太真曰：「何久不來相看？」太真謹容對曰：「三郎（天寶中。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）數幸華清宮，扈從不得至。」太后又謂潘妃曰：「子亦不來，何也？」潘妃匿笑不禁，不成對。太真乃視潘妃而對曰：「潘妃向玉奴（太真名也）說，懊惱東昏侯疏狂，終日出獵，故不得時謁耳。」太后問餘：「今天子為誰？」餘對曰：「今皇帝先帝長子。」太真笑曰：「沈婆兒作天子也，大奇。」太后曰：「何如主？」餘對曰：「小臣不足以知君德。」太后曰：「然無嫌，但言之。」余曰：「民間傳聖武。」太后首肯三四。太后命進酒加樂，樂妓皆年少女子。酒環行數周，樂亦隨輟。太后請戚夫人鼓琴，夫人約指玉環，光照於座（《西京雜記》云：「高祖與夫人環，照見指骨也」），引琴而鼓，其聲甚怨。太后曰：「牛秀才邂逅到此，諸娘子又偶相訪，今無以盡平生歡。牛秀才固才士，盍各賦詩言志，不亦善乎？」遂各授與箋筆，逡巡詩成。太后詩曰：「月寢花宮得奉君，至今猶愧管夫人。漢家舊是笙歌處，煙草幾經秋復春。」王嬙詩曰：「雪裡穹廬不見春，漢衣雖舊淚痕新。如今最恨毛延壽，愛把丹青錯畫人。」戚夫人詩曰：「自別漢宮休楚舞，不能妝粉恨君王。無金豈得迎商叟，呂氏何曾畏木強。」太真詩曰：「金釵墮地別君王，紅淚流珠滿御床。雲雨馬嵬分散後，驪宮不復舞《霓裳》。」潘妃詩曰：「秋月春風幾度歸，江山猶是業宮非。東昏舊作蓮花地，空想曾披金縷衣。」再三邀餘作詩，餘不得辭，遂應命作詩曰：「香風引到大羅天，月地雲階拜洞仙。共道人間惆悵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」別有善笛女子，短髮麗服，貌甚美，而且多媚。潘妃偕來，太后以接座居之，時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顧而問曰：「識此否？石家綠珠也。潘妃養作妹，故潘妃與俱來。」太后因曰：「綠珠豈能無詩乎？」綠珠乃謝而作詩曰：「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聲空怨趙王倫。紅殘翠碎花樓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」詩畢，酒既至，太后曰：「牛秀才遠來，今夕誰人為伴？戚夫人先起辭曰：「如意成長，固不可，且不可如此。」潘妃辭曰：「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，玉兒不宜負也（明抄本作他）。」綠珠辭曰：「石衛尉性嚴急，今有死，不可及亂。」太后曰：「太真今朝光帝貴妃，不可言其他。」乃顧謂王嬙曰：「昭君始嫁呼韓單于，復為株累弟單于婦，固自用（「用」原作「困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為？昭君幸無辭。」昭君不對，低眉羞恨。俄各歸休，餘為左右送入昭君院。會將旦，侍人告起，昭君垂泣持別。忽聞外有太后命，餘遂出見太后。太后曰：「此非郎君久留地，宜亟還，便別矣，幸無忘向來歡。」更索酒，酒再行已，戚夫人、潘妃、綠珠皆泣下，竟辭去。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，抵西道，旋失使人所在。時始明矣，餘就大安裡，問其裡人，裡人云：「此十餘里，有薄後廟。」餘卻回，望廟宇，荒毀不可入，非向者所見矣。餘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，竟不知其何如。

冥音錄

廬江尉李侃者，隴西人，家於洛之河南。太和初，卒於官。有外婦崔氏，本廣陵倡家，生二女，既孤且幼，孀母撫之以道，近於成人，因寓家廬江。侃既死，雖侃之宗親居顯要者，絕不相聞。廬江之人，咸哀其孤藐而能自強。崔氏性酷嗜音，雖貧苦求活。常以弦歌自娛。有女弟苙奴，風容不下，善鼓箏，為古今絕妙，知名於時。年十七，未嫁而卒，人多傷焉。二女幼傳其藝。長女適邑人丁玄夫，性識不甚聰慧。幼時，每教其藝，小有所未至，其母輒加鞭撻，終莫究其妙。每心念其姨曰：「我姨之甥也，今乃死生殊途，恩愛久絕。姨之生乃聰明，死何蔑然，而不能以力祐助，使我心開目明，粗及流輩哉？」每至節朔，輒舉觴墮地，哀咽流涕，如此者八歲。母亦（「亦」原作「玄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哀而憫焉。開成五年，四月三日，因夜寐，驚起號泣，謂其母曰：「向者夢姨執手泣曰：我自辭人世，在陰司簿屬教坊，授曲於博士李元憑。元憑屢薦我於憲宗皇帝，帝召居宮一年。以我更直穆宗皇帝宮中，以箏導諸妃，出入一年。上帝誅鄭注，天下大酺。唐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，以進神堯、太宗二宮，我復得侍憲宗。每一月之中，五日一直長秋殿，餘日得肆遊觀，但不得出宮禁耳。汝之情懇，我乃知也，但無由得來。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為女，思念頗至，得出入主第。私許我歸，成汝之願，汝早圖之。陰中法嚴，帝或聞之，當獲大譴，亦上累於主。」復與其母相持而泣。翼日，乃灑掃一室，列虛筵，設酒果，彷彿如有所見。因執箏就坐，閉目彈之，隨指有得。初授人間之曲，十日不得一曲，此一日獲十曲。曲之名品，殆非生人之意。聲調哀怨，幽幽然鶉啼鬼嘯，聞之者莫不嗟唏。曲有《迎君樂》（正商調，二十八疊）、《榭林歎》（分絲調，四十四疊）、《秦王賞金歌》（小石調，二十八疊）、《廣陵散》（正商調，二十八疊）、《行路難》（正商調，二十八疊）、《晉城仙》（小石調，二十八疊）、《絲竹賞金歌》（小玉調，二十八疊）、《紅窗影》（雙林調，二十八疊）。

慘然謂女曰：「此皆宮闈中新翻曲，帝尤所愛重。《榭林歎》《紅窗影》等，每宴飲，即飛球舞盞，為佐酒長夜之歡。穆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，甚美，宴酣，令宮人遞歌之。帝親執玉如意，擊節而和之。帝秘其調極切，恐為諸國所得，故不敢泄。歲攝提，地府當有大變，得以流傳人世。幽明路異，人鬼道殊，今者人事相接，亦萬代一時，非偶然也。會以吾之十曲，獻陽地天子，不可使無聞於明代。」於是縣白州，州白府，刺史崔璿親召試之，則絲桐之音，槍縱可聽，其差琴調不類秦聲。乃以眾樂合之，則宮商調殊不同矣。母令小女再拜，求傳十曲，亦備得之，至暮訣去。數日復來曰：「聞揚州連帥欲取汝，恐有謬誤，汝可一一彈之。」又留一曲曰《思歸樂》。無何，州府果令送至揚州，一無差錯。廉使故相李德裕議表其事，女尋卒。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